

勇敢的蚂蚁

[捷克斯洛伐克]奥·西科拉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一个不怕刺也不怕蜘蛛的蚂蚁

在一片濃密的樹林的邊緣，有一棵野玫瑰樹，樹上開滿了玫瑰花。花兒在微笑，友好地邀請着說：“瞧，我們是多麼美麗可愛啊！”它們向四周散發出一陣奇香。不過玫瑰樹的枝丫上也長滿了刺，刺恐怕別人說：“當心我們這些刺吧！”刺講這句話的時候，凶凶地向這裡瞧瞧，向那裡望望。

就在這一會兒，一個氣喘喘的螞蟻在刺叢中間擠着走過去。他急急忙忙地往樹枝上爬，好像被人追趕着一樣。他全身像黑夜一般黑，只在頸上系着一塊紅點小布作裝飾。

“別妨碍我，你們讓開！”螞蟻向玫瑰刺喝道。“你們沒有看見我有緊急的事嗎？我要趕快爬到上面去，望望我的螞蟻窩。我的好朋友。今天我一定走錯路了，我完全迷失了路吶。”

他越爬越高，一直向上爬，不讓一根刺刺着他。他已經爬到

开着异常美丽的鮮花的樹梢上了。野玫瑰樹变成了他的了望塔，或許他能看見他的螞蟻窩吧。

扑通！他跳在一張平滑的花瓣上。他可能是跳得太急了，忽然失了足，扑通一声就栽了下來。他的头正好掉在很細的黃色花粉上。花粉立刻飛散起來！花粉爬進了螞蟻的眼睛和鼻子里，他打着噴嚏！噴嚏打得真响，連花朵也顫動起來了。花朵顫動得很厉害，使螞蟻的双腿搖來搖去，接着他一下子就在一根小花梗一起掉了下來。他緊緊地抓住花梗，直向下掉。

“誰給我一張救生網，我願意給他一百萬個小石子，”这个螞蟻在絕望中喊道。但是他剛剛說完這句話，突然間就像有个神仙在他下面張開了一張網一樣，他果然掉進一張網里，就像掉在一張彈簧床上。但他还是感到一陣一陣的疼痛，这不是一张救生網，而是一张蜘蛛網。一个蜘蛛在最粗的絲上爬下來，大笑着說：“嘻，嘻，嘻，捕到了一個小螞蟻。小螞蟻，我要把你吃掉，你怎么办呢？”他已經跑到螞蟻旁邊來了。

螞蟻很小，蜘蛛跟他比起來是一個巨人。但是螞蟻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讓蜘蛛把自己吃掉。

他开始用脚向四周乱踢，把蜘蛛伸過來的爪子打開，接着提起左脚，对准受驚的蜘蛛張開的嘴巴踢了一脚，当蜘蛛眼睛里冒出火星的时候，这个螞蟻完全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对蜘蛛擺开了战斗的姿势。他拿着一根花梗，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准备战斗。

“你放明白点，你是一只蜘蛛，难道我就怕你了吗？你放明白点，你这样大，我这样小，难道我就没有办法了吗？你可弄错了！我



要給点顏色你瞧瞧。我一定要給点顏色你瞧瞧！”他想着，用那根小棒戳在蜘蛛的肚子上、頸子下面和鼻子里。蜘蛛抵抗着，用他的八只脚向四周乱打一通。但是螞蟻一点也不害怕，劈拍、劈拍、劈拍，接二連三地打他。

螞蟻用小棒戳在蜘蛛的肚子上、頸子下面，使蜘蛛痒得要命，急得跳來跳去。螞蟻把小棒一下子戳進他的鼻子里，蜘蛛的眼睛、嘴和鼻子于是滿是花粉。这时候，蜘蛛再也支持不住啦。“哈涕！”他打了十个噴嚏，噴嚏的声音比先前螞蟻打的还要响。

現在好了，蜘蛛網断啦，整个的網弄得乱七八糟，螞蟻就沿着一根粗的蜘蛛絲，向地面滑下來。而蜘蛛呢，也从另一根絲上滑下來，向四周乱打一陣，在自己的網里弄得迷迷糊糊，螞蟻趁这机会，急急地向前走，远远地离开了这个惡毒的蜘蛛網。

因为螞蟻沒有能够在玫瑰樹的樹梢上了望一下，所以他找不到自己的螞蟻窩，不过他却打退了蜘蛛的進攻。虽然蜘蛛比他大兩倍，他可沒有向蜘蛛屈服。

听见了像人一般的哭声和輕微的嘆息声

“我現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”螞蟻滑到地上的时候，心里想。“我独自一个人該到哪里去呢？我恐怕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在这里我連一顆小石子也沒有，即使最小的草莖也沒有。难道这里連我可以打听打听的人都沒有嗎？”

他这样想着，忽然听到一陣十分輕微的声音。这是一种又像哭泣又像非常輕微的嘆息一样的声音，仿佛什么地方發生了不幸的事情一样。螞蟻向發出这种奇怪声音的地方走了几步——馬上吓得睜大了眼睛。

在兩片叶子的陰影下，有一个年輕的母蟻〔注一〕伏在地上，



半截身体埋在泥土里，在輕輕地哭泣。她头上帶着一个新娘的花环，但是翅膀却像每一个母蟻一样，已經掉下來了。这翅膀就擱在她的身旁(注二)。她就像所有的母蟻一样，很大，十分大。她比我們平常見到的螞蟻大得多，但是哭起來却像一个小姑娘。

“我不知道應該怎么办。我該怎么办才好呢？我不会做这个事情，我什么事都还不会做，”她哭訴着，“唉，我多么可憐，唉！我多么不幸啊！”

这是哭泣和嘆息。但是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奇怪的。現在这个母蟻結了婚，要單獨一个人建立起一所完全新的螞蟻窩，下蛋，喂幼虫，照顧蛹，可是在这一方面可以幫助她的却没有一个人，一个人也沒有。蛹沒有長成工蟻以前，她就不得不十分寂寞和孤独地建造螞蟻窩的小房間，而且就像每个螞蟻一样，一步也走不开，甚至找东西吃也不能自己去呐(注三)。

“我孤單一个，什么也做不出來呀！”她嗚咽着，几乎又要哭起來了，她仿佛沒有听見附近的声音。

“讓我來給你做吧，螞蟻媽媽！你一定不会后悔的，讓我在你这兒工作吧，我幫助你建立一个森林里最美丽的螞蟻窩。”

(注一) 母蟻是蟻王，在螞蟻窩里專門从事生育，全窩的螞蟻都是她的兒女。

(注二) 母蟻交配之后，翅膀沒有用，就掉下來了。

(注三) 母蟻生育的时候，她是不吃不喝的，因为沒有人手幫助她，她又不能离开崗位，因此她只有消耗自己的肌肉，作为养料，吐出來喂哺小螞蟻，一直到小螞蟻長大，能找食物供养母親为止。



感到驚奇的母蟻，睜開她眼淚汪汪的眼睛。在她面前站着的是一个頸上系着彩色花点領巾的螞蟻。这个螞蟻正微笑着站在那兒，和氣地瞧着她。

“我會把一切事情做得有條有理的，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。我什麼事都會做。”这个螞蟻向她保證說。“我會做一切工作，做什麼工作我都不會害怕困難。”

母蟻擦掉了一點兒眼淚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知道，”她猶疑不決地說。“我一點也不認識你……”她又哭了起來。

“你不認識我嗎？不是吧！”螞蟻笑着說。“我叫番德爾。番德爾就是一個螞蟻。剛才我從自己的螞蟻窩走出來，迷失了路。讓我在你這兒工作吧，我會忠實地為你工作的。你立刻就看得出我的能力了。我甚至還知道，應該怎樣在螞蟻窩里照顧小寶寶。你聽見嗎，好螞蟻媽媽？喂，你笑一笑吧！”

但是母蟻始終笑不起來。

“但是我……但是我……已經生了蛋了！”

她把三個又小又嫩的螞蟻卵放在細軟的土上。

番德爾開始工作

番德爾就像被蜘蛛刺了一下一樣，從他躲藏的地方奔出來。一會兒工夫，他就拿着從外面用青草匆匆做成的刷子和掃帚回

來了。

“我准备好了，現在要打扫清潔，扫一扫，整理整理，”他一边高兴地說，一边就动手工作。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扫在一塊樹叶上，然后把它倒在外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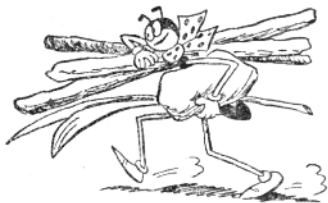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当他离开屋子的时候，他失足碰到一样东西，突然……“嘩啦啦”。

声音很大很响，仿佛半个世界要倒塌下來似的。番德尔急得几乎失去了知觉。

“什么事？到底什么事？我还要去砍樹枝哩，”番德尔驚慌地說，“我已經受了伤了。”他赶快摸摸自己的膝盖、手肘，最后又摸摸鼻子。但是沒有受伤，膝盖、手肘和鼻子都是好好的。这是一陣雷声呐，暴風雨快要來了。一会儿工夫就会下一陣暴雨，使你連面前半步远的地方也看不清楚，如果番德尔不趕緊走的話，那末他們全身都会被淋湿了。

一分一秒都不能放过。番德尔像箭一般地跑來跑去，把一切要用的东西拿过来，馬上开始盖房子。不久，母蟻上面就盖起了一个樹枝和松樹針做的屋頂，在她的四周砌起了石子、樹叶和草做的牆壁，这样她就像躲在一所小房子里一样了。

当又發出隆隆的雷声，开始下雨的时候，番德尔也已經爬在



下面。他拿了一塊小石子堵在身後當門，這樣他們就安全啦。

滴滴答答！雨點像打鼓一樣打在房頂上。雨水想尋找一條道路，進入他們藏身的地方，然後從這個角落流到另一個角落去。但是各處都堵得嚴嚴密密的，一滴雨點也透不進屋裡來。屋裡又乾燥又安靜。甚至還可以向外面眺望眺望呢。這是番德爾親自造起來的。他把母蟻的翅膀裝在牆上，透過翅膀，就像透過玻璃窗一樣，能夠望見外面了。

從窗里看到的東西

真的，屋外什麼東西都有。

有腳的或者有翅膀的動物，都急急忙忙地跑着躲雨。有幾只甲蟲和蒼蠅爬到樹葉下面和樹皮縫里。別的都躲在泥洞里，用小石子把洞口蓋住。

連肥大的綠天牛也到處尋找避難的地方，想趕快躲藏起來。可是他那麼大的觸鬚想爬進這麼小的小洞里，這是多么可笑的事啊。他怎麼樣也沒法子爬進去。最後他感到很高興，他還可以把他的臂部躲起來，他的頭和觸鬚只好露在外面，讓雨水淋。

可憐的觸鬚啊！在這嘩啦嘩啦的雨聲中，一只肥胖的夜蛾撞在觸鬚上。這真是一個愛打扮的家伙，她擦了粉，而且還穿着一件花邊衣服呢。她剛好撞在天牛伸出外面來的觸鬚上，掉下來落在爛泥里。

她訴起苦來了！真倒霉！我漂亮的衣服，唉！唉！我怎樣才能



把它洗干淨呢？我怎样才能把它熨平呢？衣服不会褪色嗎？这样鮮艷的顏色啊！唉！唉！我这个不幸的人啊！我总是这么倒霉！

她气得發抖。突然她瞧見躲在她头上樹叶叢中的一个甲虫，这个甲虫正眼叮叮地瞧着她。你为什么这样瞅着我？你給我滾下來！夜蛾憤怒地搖动着樹枝，想把这个無辜的甲虫摔下來，但是甲虫緊緊地抓住樹枝，从樹枝上滴下來的只有雨水，而且雨水全都滴在正在大發脾气的夜蛾身上。雨水滴在她的触鬚上，滴在頸子后面，滴進袖口里。她全身都濕透了。

夜蛾爆發出一陣憤怒的尖叫声，跳了起來，叫嚷着急急地走了。她到哪里去呢，从窗子里可看不見。

突然有兩個不認識的小螞蟻慢慢地走來。他們全身濕透了，正在抬着一个死蒼蠅。他們想尽快地把这个死蒼蠅抬進他們的

螞蟻窩里。這時候，他們為了應該走哪一條路而爭吵起來。這個螞蟻把死蒼蠅拖過去，另一個螞蟻卻把它拖過來。他們現在兩個同時拖這個蒼蠅。拍的一聲，兩個螞蟻都撕斷一只蒼蠅腳，跌倒在地上。就在這一剎那，另外一個螞蟻不慌不忙地把這個死蒼蠅搶了去。這是一個長腳大螞蟻，小螞蟻還來不及看一眼，他已經跑進自己的螞蟻窩里去了。

“這是你們自己爭吵的結果！”母蟻在窗口說，“你們本來可以得到蒼蠅的，而現在你們什麼也沒有了！”接着她低聲說：“必須更好地教育我們的螞蟻，使他們絕對不會爭吵。”“不准他們互相爭吵，”番德爾不慌不忙地說，“不然的話，他們什麼都會失敗的。”然後他把螞蟻卵安置得暖暖的，不使他們受涼。他用青苔把螞蟻卵蓋住，以便保持乾燥，而他自己就在他們旁邊舒舒服服躺着。因為在螞蟻卵旁邊很暖和，所以番德爾不久就睡着了，母蟻也在打盹。



碰見了敵人

第二天太陽還沒有升起之前，番德爾就已經做完了一大堆工作了。現在他站在屋子前面，跳來跳去，活動一下，然後把樹葉上的露水搖落在自己的身上，洗洗臉。他急急忙忙地徹底洗干淨自己的頸和頭。他干淨得就像銀



子一样放光。

“现在我要乘坐我创造出来的东西去游玩了，”当他做完这些工作的时候，他笑着说。他走到屋后去拉那个用松针叶做的滑梯。同时他告诉母蚁他拉走了蚂蚁卵。

当他乘着滑梯过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惊讶得站住了。一个滑梯！滑梯是怎样走动，怎样滑过草地、松针和砂子啊！滑梯上载着什么东西呀！你瞧那个人！原来是潘德尔驾着滑梯在蚂蚁当中驶过。上面有八个蚂蚁卵。什么，八个蚂蚁卵！突然引起了一阵极大的骚动。大家都感到奇怪。有一些人惊奇得直搔头皮，另一些人甚至有点惊慌。一只蝗虫正在吃一块新鲜的叶子，他笑得连东西都咽不下去，两只螳螂不得不给他捶背，以免他噎死了。

住在地下洞里的许多甲虫和小蚂蚁都跟在滑梯后面跑。有几个跳到滑梯上，蹲在蚂蚁卵的旁边，一块儿趁着车走。那些没有福气乘车的，就一边在旁边跑，一边喊：“跟着车子！跟着车子！”

番德尔看到大家这样快乐，自己也感到很高兴。他給螞蟻卵找到一处陽光充足的地方，以后他每天都把它們帶到那边去晒太陽。

但是有一天，有一个陌生的螞蟻站在他面前。事情來得这么突然，仿佛这个螞蟻是一下子从土里長出來似的。这是一个番德尔从來沒有見過、非常特別的螞蟻。他的觸鬚卷曲得很特別，就像彎彎曲曲的波紋一樣，而且他总是不停手地把這觸鬚摸平，總之，他顯得十分文雅和高貴，身上散放着香氣，舉止非常高傲。他手里拿着一根花手杖，不停地揮舞着。

“噢——噢——噢！”他發出这样高貴的聲音，對這輛滑橇表示非常的贊嘆。這時候，他側着頭，露出他的大牙齒。

“這是真——真正的，”番德尔不知道，他為什麼說真——真正的，而不說真正的。“一輛又美麗又新奇的小車，哼，哼，哼！完全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嗎？”

番德尔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卷髮螞蟻，馬上小心地提防着。

“喂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”这个高貴的螞蟻一邊說，一邊扮着鬼臉。“嘻，嘻，嘻，這



样的东西……我还从来没有……”他不断口吃地说。“我应该怎样说呢……”但是他还没有把话讲完，就贪婪地开始想把那些晒暖了的蚂蚁卵弄到手。他忽然伸出手去拿，拿起一个蚂蚁卵就想溜走。

但是番德尔早就注意到了。赶快！赶快！他一把抓住这个家伙，紧紧地抓住他，使这个十分文雅的蚂蚁痛得嚷了起来，不得不把蚂蚁卵放下，而且吓得摔了一交。

“不中用的家伙！”只听见一个声音说。“小心瞧着！他要溜走了，”一条肥胖的褐色蚯蚓激动地喊起来，把头从土中伸出来偷看。

“他又要偷蛋了，这个可恶的奴隶主！”蚯蚓愤怒得发抖。“他又想弄出一个奴隶来了！我的好朋友，在这个家伙面前，你可得留心啊！这样的好事我已经看够了。我可以讲点给你听。”

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说。番德尔还来不及想一想，他就缩进地下看不见了。

母蚁的失踪和蚂蚁卵的蠕动

番德尔忧虑地、十分忧虑地带着蚂蚁卵回家。

“那末，在我们附近有奴隶主，”他想，“这是多可怕啊！我们必须十二分的小心。假如他正在石子后面埋伏着，或者他……这太可怕了……假如他闯进屋里强迫母蚁，这怎么办呢？”

番德尔感到非常不安，急急忙忙赶回家去，着急地把石门推

开，可是……可是螞蟻媽媽呢？

螞蟻媽媽在哪兒呢？

“媽媽！”番德爾喊。

但是媽媽沒有回答。屋里是空空的，一切都亂扔着，只有一堆土在中間。

“媽媽在哪兒呢？”番德爾叫起來。他跳到土堆上去望望。但是他沒有跳上去，却掉在一間不認識的小房子里。在那里有兩只大手伸出來，緊緊地把他抱住。

“我可完蛋了！”番德爾嘆了一口氣，“奴隸主！”接着他便閉上了眼睛，但是他立刻又張開眼睛來，他聽見媽媽急迫的聲音就在面前。

“番德爾，快來！剛才我聽見一群小螞蟻一邊奔跑，一邊叫喊：奴隸主來了。我們必須在地下給螞蟻卵筑所堅固的房子。”

番德爾看見了螞蟻媽媽，心里馬上松了一口氣。他馬上開始工作，幫助媽媽，一直把房子筑好。

“唉！”他們都舒了一口氣。

一切都弄妥當了，這真是一件吃力的工作。

“如果我們這裡有足够的工人，那麼一切就會更加好了。”螞蟻媽媽幻想着說。

“那時候我們要好好地理起一所螞蟻窩來！”番德爾很高興。“哼唷，哼唷……工人把橫梁拖到這邊，嘩啦啦……把石子堆在那邊……”他大笑起來。

“沙沙沙，”保姆們帶着蛹走着，螞蟻媽媽也笑了。

“左右左，一二，一二，衛兵在操練，”番德爾操演着說。“他們站在各个角落上警戒着，站在保姆的身旁，站在路上和螞蟻窩里，不讓一個人進來。”他們想得很遠。

“當然我們也應該在螞蟻窩里造一座電梯，譬如說，如果孩子們哭嚷着‘媽我們要上去’，那末，我就可以用電梯把他們送上去。但是这还不够，我也要給孩子們建一所裝有蓮蓬頭的浴室，你知道……有人來，我就告訴他：‘你瞧！我們这里多么漂亮！’就在这时候，嘩一聲，我們把水淋在他身上。”

突然番德爾感到很狼狽，他馬上改正說：“不，我們不做這種事，不然的話，客人會恨我們的，不過我要為小孩子製造一台機器。這台機器會替每个孩子擦肥皂，擦身體，沖洗和擦干。對那些不願洗的孩子們，我們就可以很簡單地告訴他們：‘你們瞧這台機器有許多美麗的輪子！你試試，把它轉動起來！’孩子們立刻就試一下，把機器轉動，那末，機器會給他們擦肥皂，擦身體，沖洗



和擦干。这时候孩子們馬上就会对机器轉动得这么好，輪子轉得这么漂亮而感到高兴。……”

“你不要再扯下去了。”母蟻打断他的話，“还是把螞蟻卵拿來，讓我們好好地把它們弄干，藏起來。”

“你知道嗎，我們要為螞蟻卵造一条滑道，螞蟻卵一放上去，啦一声，螞蟻卵就会滾進自己的房子里。”番德尔一边笑，一边把螞蟻卵拿過來。

當他們把螞蟻卵帶下去的时候，有三个螞蟻卵已經蠕动了。他們甚至要爬着走了，因為他們現在根本就不再是螞蟻卵，而是从卵里爬出來的幼虫了。螞蟻媽媽趕緊俯下去，把他們弄清潔，一边捶摸着他們，一边从自己的腺囊里喂东西給他們吃。

第二天，當他們醒來的時候，螞蟻媽媽已經生下了新的螞蟻卵。

幼虫的嬉戲

一切变得多么快啊！这一切都很新鮮！在以后兩天內，誰也認不出我們的屋子了，它像一所真正的螞蟻窩一樣，用一堆像山一樣的針葉遮蓋起來。大門不是用一塊石子，而是用四塊石子擋住。同时下部還有兩間新房子。一間放螞蟻卵，另一間住着从卵里爬出來的幼虫。

番德尔在幸福的小螞蟻中間不辭辛苦地跑來跑去。

“我的小孩子，我的甜小寶貝，我帶些什么东西給你們吃呢？